

世说新语

如何过好高考后的“神仙日子”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对很多刚刚奋战完学业生涯大考的孩子们来说,高考的枕戈待旦已成昨日,大学的无与伦比尚在明天。那么问题来了,在这段没有了作业和考试、漫长而悠闲的“神仙日子”,又该如何尽兴?有人喜不自禁、乐不可支,“先睡个天翻地覆”;有人随心所欲、放飞自我,“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有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技多不压身”……天马行空的选择,既是青春年少的自由,也是深谋远虑的考量。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田径赛场上,运动员在冲刺过线后,往往会选择慢走一段以调整呼吸、稳住节奏,反观生活亦然。就像是疾驶的车辆开进了服务区,也像紧张的剧目进入了中场休息,很多人终于在寒窗苦读之后迎来了难得的放松,难免有种“从题海中泅渡到彼岸”在

书山上登攀到顶峰”的感觉。有人说,人生就像弹簧。如果总是伸着不放,弹性就会受损;倘若只是压着不起,也就无从反弹。有人还说,人生就像马拉松。该跑跑的时候要会跟跑,该冲刺的时候要敢于冲刺,该休整的时候要果断休整。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当考试收卷的铃声如期响起,当三点一线的习惯成为过去,休憩身心、怡然自乐不失为一种知性选择。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对很多人来说,比起内心的放松,那些难言的不舍才是这个夏天的主旋律。有一份调查显示,高考后选择“与同学、朋友组织活动”的最多。攒个饭局?打游戏?逛个公园?在珍贵的相处倒计时里,一些若隐若现的情愫幸运地有了答案,一些似是而非的想法永久地埋在心底。当然,相信也一定少不了各种“明年今日再相逢”的承诺、“苟富贵勿

相忘”的恭维,只不过这些大概率都要应了“岁岁年年人不同”的规律。纵然客套也好,真诚也罢,这是一种对曾经“同甘共苦”的纪念,也是一种对未来“行走天涯”的祝福,不失为一种感性选择。

相比各种“报复性娱乐”,多场“感情式交流”,还有一些人显然“有备而来”。要在新的起点上快人一步,就主动啃起了大学的推荐书单;要在新的生活里不捉襟见肘,就想办法打工争取实现“雪糕自由”;要在新的环境下一技之长,就去考个驾照、学个乐器、玩个运动……这当中,有“玩够了”之后的顺其自然,也有“多想点”的刻意为之。有一名考生在“高考后的耕读日子”里记录道:为了平衡自己的迷茫与焦躁、憧憬与期待,他向父亲提了一个心愿——“挖菜地”。“一锄头挥下去,手心就被震得发麻、发疼”“锄头卡

在地中,半天弄不出来”……正是在白天劳作、晚上读书的循环里,出分数、报志愿,一切都平淡无奇,却又刻骨铭心。去感受生活的厚度,去增加人生的体悟,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对每个人来说,时间的尺度亘古不变。但不同的是,有人用它丈量人生的长宽高,有人用它填充生活的边角角落。回过头来看,那些波涛汹涌的激荡,那些静水流深的酝酿,那些猝不及防的转折,可能不过是日记里的寥寥数字、日常中的短短一刻。过去在每一个特殊的页码都标注了未来的注脚。由此而言,高考后的日子是稀松平常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年华并不似水,往事也不如烟。享受当下、把握眼前,或许才能让这个假期不只是虚度的“神仙日子”,更是有价值的时间刻度。

节选自《人民日报》于石



《一只早飞千年的鸟：中国古代气象观测与测量科技》

本书结合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成果,运用现代制图技术,解析中国古代气象科技的传统文化内涵和科学技术原理,展现了蕴含其中的科学之美、工程之美、人文之美。



作者：
黄卫 黄缨童 著
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下长城”坎儿井》

本书通过色彩丰富的画面和通俗易懂的故事介绍了新疆特有的“地下长城”坎儿井,帮助小读者了解这个了不起的中国古代水利工程,感受新疆历史文化的魅力。



作者：
查璇 著
出版社：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冷湖上的拥抱》

本书是一部从孩子的情感视角透视共和国石油人信仰追求的儿童文学作品。小姑娘孟海云初到陌生的敦煌七里镇,感觉自己是一个“闯入者”,硬生生地闯进爸爸的新家庭,甚至还闯开了爷爷记忆的闸门,陪爷爷重走石油勘探开发之路。在跨越时空的心灵之旅中,石油人用生命镌刻的光荣与梦想,在孩子心中树立起了一座精神的丰碑。



作者：
于潇浩 著
出版社：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桦皮船》

本书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桦皮船技艺传承人为原型,通过孩童的视角,细腻描绘了一对鄂伦春族祖孙携一条桦皮船、一只小豹子,一路北上奔赴大兴安岭,共同追寻精神故乡的心灵旅程。



作者：
薛涛 著
出版社：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华青 整理
请相关作者告知联系方式以奉稿酬

绿浓夏日长

娟子 摄

烛窗心影

父亲总想着把最好的都让给我

在我儿时,每逢旱季,父亲都要架起水车,从塘里翻水灌田。我家在村里是孤姓,势单力薄,父亲也不肯与人争,因此,白天轮不到我家翻,只有等到夜里,一翻就是一夜。

次日,天一亮,母亲便让我去塘边给父亲送早饭。这顿早饭,不再是平日里的稀饭加咸菜,而是一顿营养丰富、难得一见的“糖蛋大餐”:煮开一碗水,朝沸水中打入3个鸡蛋,再放入几勺红糖。其色泽红艳诱人,味道甜美无比,馋得我直流口水。

一夜的劳作,让父亲疲惫不堪,急需补充能量。但他接过去后,仅吃下1个糖蛋、喝几口糖水,便将剩下的递给我:“我饱了,剩下的你吃掉,回去别跟你妈讲。”贪嘴的我,便真以为父亲吃饱了,毫不推辞地将剩下的2个蛋吃掉,糖水喝精光。

现在想来,那时的我多不懂事啊。父亲累了一夜,饥肠辘辘,1个糖蛋、几小口糖水,怎么可能吃饱呢?他是故意让给

我吃的呀。

那时的冬日,在乡下洗澡是一件难事。没有澡堂,只能烧一锅热水倒进澡盆,然后挂个帐子,人钻到里面去洗。我们那里是平原地区,冬天里的柴火很少,所以精贵得很,得省着烧。为此,一澡盆热水至少要洗上两个人。

每次洗澡时,父亲都让我先洗,我出来后他再去洗。一般要10天左右才能洗一次澡。我太贪图澡盆内那氤氲氤氲暖乎乎的热气,就在滚烫的热水里磨蹭着,不肯快速洗好出来。每次轮到父亲洗时,水基本上已经不热了。但他不在乎,从没催促过我。

后来,我去外地求学,工作后一年难得回几次家。每次回去,父亲都会泡上一杯茶,推到我面前,让我先喝。他一贯节俭,多年保持同一习惯:每天只泡一杯茶,然后一家人一起喝,反复续水。前几杯茶叶鲜,汁浓味好,也最好喝。

自从我爱上喝茶,父亲每次泡茶,都会毫不迟疑地将前几杯给我,我喝过了



他再喝。那是邻县山中的云雾茶,父亲走很远的路,上山采摘到的。山路陡峭,荆棘丛生,其中的不易,可想而知。近些年,他年纪越来越大,但每年清明,还是要坚持去采摘一些,并挑出品相俱佳的芽尖,炒制好快递给我,让我总能喝到家乡春天里最好的味道。挑剩下的粗叶,他才留给自己喝。

父亲每年都会来城里看我。来时从不空手,总是大包小包带上些土特产,比如,乡下散养的珍贵老母鸡。父亲并不养

鸡,那些鸡是他特意从其他村民手中买来的,一只要上百元。炖出的汤,味道确实很鲜美。父亲就催我和妻子多喝,自己则只品尝一小碗,并称“在家里常喝”。其实,哪里

有呢!作为一名乡下的农民,父亲一生勤俭节约,总想着把最好的都让给我。这种旷日持久的让,甚至已然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他的骨髓、血液之中,成为他改不了的一种习惯性动作。以至于有一次,我带他坐高铁去旅游,上车后他硬把自己靠窗户的座位调换给我,说,这样便于看到外面的景色,而他老了,坐哪儿都一样。我还能说什么呢?这就是我的父亲——他眼界有限,能力有限,刚强有限,但对我的谦让之爱,却无限。

我写这些文字,并不是想刻意抬高我的父亲,他也并非个案特例。事实上,像他这样的父亲,有很多。这些传统式父母,面对子女,总是甘心倾其所有。或许,正是这种毫无原则的让,才定义出全天下最朴实的亲情大爱吧。

摘自《半月谈》徐徐

心香一瓣

总有一些沉默寡言的人

晋代潘安在《闲居赋》中说他满意的生活:“庶浮云之志,筑室种树,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渔钓,春税足以代耕。灌园鬻蔬,供朝夕之膳……此亦拙者之为政也。”

潘安还是《世说新语》中那个长得好看的少年,“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的少年潘安,及至年长,经历了一些事,老潘显然是喜欢上过清静、养心的日子,做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这个世界,总有一些沉默寡言的人。或许,有些人,曾经侃侃而谈,现在变得沉默。

沉默寡言的人,踏实做事,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心无旁骛。我看到的一些手艺人,都是话不多的人。譬如,一个木匠,他在锯、刨、凿,他的眼在瞄,手在动,根本不能分神,没有工夫说话。

一个捏面人的,一个个人物、动物,惟妙惟肖,在他手指间诞生,他肯定是个只说不说的人。

一个画画的,在古村写生,画那些静物,画那些花草山水,他不是不说话,而是用心和画笔,与这个世界交流,与万物对话。

我们总是赞美在土地上默默耕耘的人,他们做着本分事,沉默寡言。言语不多,并不代表其不善言辞,其实他们内心广阔,广阔得淹没了一些嘈嘈杂杂的声音。就像一个老农,在属于自己的田地里专心劳作,而少与外面的人沟通;挤在芜

杂的人群里,木讷,不善言谈,可一回到瓜棚豆架的世界里,人会变得活络,变得侃侃而谈。老农会说,南瓜兄弟啊,我喜欢你又憨又厚的样子,你长得如此硕大,是当初没有想到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收获,让他想跟那些安静的瓜果聊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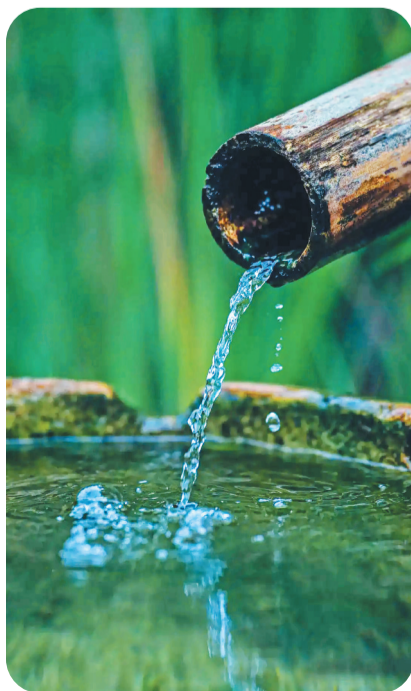
由此,想到《闲居赋》里所提到拙政者的逍遥,他当然陶醉于个体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从字里行间的表达看来,不是一个人谦卑的朴素和笨拙,而是智者的快乐与满足。

说实话,我第一次去苏州,游拙政园时,除了买了半斤干茉莉花,醉心于茉莉花瓣的洁白芬芳,对“拙政”二字,却是不太懂——那年,我19岁。

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侃侃而谈和沉默寡言的人。沉默寡言的人,他是一个低调的人,或者有故事的人。

扬州八怪之一的汪士慎,有着谜一样的身世。汪士慎从徽州休宁来,平素与人交往,少言寡语,从来不及过去的事。直到临终,从未提起。汪士慎善画梅,神映气清,墨淡趣足。暮年一目失明,仍能为人作书画,自刻一印云:“尚留一目看梅花。”他有一首诗:“忆昔同少壮,怀抱多慷慨。接纳重义气,谈笑生悲凉。”谈笑间,生出些许悲凉,所以极少说话。

谦卑者,情重声稀。有位朋友,提及自己的父亲,总是显得激动,唏嘘不已。



说他父亲是一个种田人,一辈子在乡下种麦子和水稻,而很少与人说话。这样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唱过歌吗?朋友回忆过往,竭力搜索每一寸光阴,哦,有过!朋友说,那年三夏大忙,麦子丰收,谷物摊在场子上晒,看着眼前的丰收场景,再加

上父亲不知想到什么开心的事,一高兴,一向沉默寡言的人,竟哼起了小调。

一些人侃侃而谈,一些人选择沉默寡言。善谈者,大多遗忘。沉默者,还会想起。

我原先工作的单位,调来两个人。一人能言会说,一人沉默寡言。会说的,总是听他在说话,大多是打电话。那位不说话的,整天抽烟,你不和他说话,他几乎很少开口。我绝非有说这两个人孰是孰非的意思。只是想说,那个会说话的人,早已跳槽离开了,那个沉默寡言的人,最终留下来,还一直坐在那儿。

这个世界总会安排一些事情给人去做,就像有人做老实事,有人做本分事;有人做技巧事,有人做脏苦差事。

我曾经问沉默寡言的金大爷,你为什么不爱说话?大爷说,年轻时,不怎么爱说话,年长了,还好一点。金大爷回忆,30岁出头时,一个人挑一水泥船的稻谷,一担接一担地慢慢挑,哪有力气和工夫说话啊,要保持元气。累了,挑不动时,最多哼唧唧,哼上几句。

在古代,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有他自己的生活,或归于山林,或隐于小园。他们大多默不作声,选择自己的方式,或在园圃半耕,或在木格纸窗下习字作画。

我忽然想回到江南,重游姑苏,再访那拙者为政的快乐园子。

摘自《朝华时文》王太生